

金華子雜編
中朝故事



中國學子
讀史記



金
華
子
雜
編

劉崇遠 撰
周廣業 校注

中
華
書
局

自序

金華子者。河南劉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釋羈鞅於放牧閒。讀其書。想其人。恍若遊於金華之境。因自號焉。生自童蒙歲。便解愛人博學。髫髻髮無禿。而無所成名。凡爲文章。略知宗旨。最嗜吟咏。而所得亦不出流輩。年逾壯室。方莅官於畿甸。繼宰二邑。其換二十餘寒暑。唯知趨趨畏懼。不能磊落經濟。罷秩歸京。得留綴班。家貧。在闕三四年。甚窘困。稍暇。猶綴吟不倦。縱情任興。一聯一句。亦時有合於清奇。顧於食玉燃桂。不無撓懷。纔緩紆斯須。則嘯傲自若。或遇盛友良會。聞人語話。及興亡理亂。猶耳聰意悅。未嘗不周旋觀察。冀或湊會警戒。庶幾助於理道者。必慷慨反覆。至於適暑不息。時皇上憂勤大寶。宵衣旰食。致治之切。無愧前代。命有司張皇公道。揄擇材雋。科第取士。鬱然反古。時有以春闈策問。舉子對義見示者。覩強國富民之論。古今得失之理。則愧惕雀息。往往汗流。何者。以坐遇明盛時。而抱名稱不開於世。何疾復甚於斯矣。因念爲童時。侍立長者左右。或於冬宵漏永。秋階月瑩。尊年省睡。率皆話舊時經由。多至深夜不寐。始則承平事實。爰及亂離。於故基跡。或歎或泣。悽咽僕隸。自念髫髻之後。甚能記聽。今雖稚齒變老耄。忘失憶十可一二。猶存乎心耳。併成人遊宦之後。其聞耳目諸詳。公私變易。知聞傳載。可繫鉛槧者。漸恐年代浸遠。知者已疎。更積新沈故。遺絕堪惜。宜編序者。卽隨而釋之。云爾。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劉崇遠撰。

金華子雜編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函海
及讀畫齋叢書皆收有此
書函海無周廣業校注故
據讀畫齋本排印

金華子雜編卷上

南唐劉崇遠撰

海寧周廣業校注

我唐烈祖高皇帝。睿哲神明。順天膺運。相翊禍浹。有仍之慶始隆。哀莽毒飮。銅馬之尊是顯。堯儲復正。文廟重新。漣沈海之斷綸。卻成萬目。撥伏灰之餘簡。在序九流。宗周而一仁風。依漢而雜霸道。漣濟頓革。習尚無虛。遂使武必韜鈴。不空弓馬。文先政理。乃播風騷。由是勳伐子孫。知弓裘之可重。閭閻童稚。識詩書之有望。不有所廢。其何以興。是知楊氏飭弊於前。乃自弊也。烈祖聿興於後。固天與乎。始天祐開。江表多故。洎及寧帖。人尚苟安。稽古之談。幾乎絕侶。橫經之席。蔑爾無聞。及高皇初收金陵。首興遺教。懸金爲購。填典職吏。而寫史籍。聞有藏書者。雖寒賤必優辭以假之。或有贊獻者。雖淺近必豐厚以答之。時有以學王右軍書一軸來獻。因償十餘萬。繪帛副焉。由是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輻湊絳帷。俊傑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戶到。咸慕置書。經籍道開。文武並駕。暨昇元受命。王業赫然。稱明文武。莫我跂及。豈不以經營之大基有素乎。

王師範鎮青州。以其祖父版籍舊地。凡本縣令新到。必備儀注。躬往投刺。縣令畏懼出迎。不許之。師範令二三客將。挾縣令坐於廳上。命執事通曰。百姓節度使王某。參拜於庭中而出。縣令惶惑。步隨至府謝罪。加遜而遣之。從事多諫其非。宜請不行。師範曰。以某之見則不然。將所以荷國恩而敬念先世。示子孫不

忘於本故爾。師範器宇英偉。短於寬恕。殺戮過差。人知其必敗。或曰。能用禮以正身。仗大順而舉事。反結仇讐。禍不旋踵。其故何哉。金華子曰。昔劉越石。非不欲立殊勳於世。而十萬之衆。曾不假息。誠統之非才。然亦時運不可干也。時梁氏方熾。謂九鼎在己之掌握。天王窮迫。痛宰輔誅戮於道路。師範適當依附于勤王。誠宜鼓舞恩信。完結民力。寬而有衆。才可合順。而專任威刑。輕視民命。以一州之地。敵千鼎案千鼎疑千萬之譌之豪。縱殺戮之心。救崩潰之勢。抱薪撲燎。其可得乎。案範青州人。父敬武。平盧節度使。敬武卒。師範自稱留後。殺棣州刺史張範。據其城。後降朱全忠。全忠殺之。

陸勛字楚臣。進士擢第。詩不甚高。而才調宛麗。有子弟之標格。未成名時。甚貧素。其閒居卽事云。衰柳欹開苑。白門啼暮鴉。茅廚煙不動。書牖日空斜。老憶東山石。貧看南阮家。沈憂損神慮。萱草自開花。宴趙氏北樓云。殷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爲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品物類亦綺美。鸚鵡早爲柳絮燕子。當時甚播於人口。及第累年。無聞入召。一遊東諸侯。獲餼僅百萬而已。竟無所成。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藝。勤於讀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諸侯子弟好讀史者。無及希聲。昭宗朝。登庸辭疾不就。出遊江外。獲全危難。

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著書甚衆。酉陽雜俎。最傳於世。牧廬陵日。常遊山寺。讀一碑文。不識其閒兩字。謂賓客曰。此碑無用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案杜少陵詩有云。詩書雜字通。與此過字義正同。更何用乎。客有以此兩字。遍諸字學之衆。實無有識者。方驗郎中之奧古絕倫焉。連牧江南。九江名山。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皆有吟咏。前進士許棠寄詩云。棠事詳後。十三年領郡。郡郡管仙山。爲廬陵頑民妄訴。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

隱於峴山。時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爲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學相遇。常送墨一錠與飛卿。案飛卿庭筠字往復致謝。遞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爲其子安節娶飛卿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

沂王傳善音律。著樂府行於世。今名樂府雜錄

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習競渡於錢塘湖。案卽西湖也每先數日。卽於湖沿排列舟舸。結絡綵艦。東西延袤。皆

高數丈。爲湖亭之軒飾。忽於其夕。北風暴作。綵船洶湧。勢莫可制。旣明。皆逐風飄泊湖之南岸。執事者相顧莫之爲計。須臾涓與官吏到湖亭。見其陳設。皆遙指於層波之外。大將愧懼。以綵艦聯從。非人力堪制。無計取回。涓微笑曰。競渡船其有多少。令每一綵舫。繫以三五隻船。齊力一時鼓棹。倏忽而至。殊不爲難。觀者歎駭。服其權智。涓之機捷。率多如此。

崔涓大夫嶼之子。小宗伯澹之兄。涓性俊逸。健於記識。初典杭州。上事數日。喚都押衙謂曰。乍到郡中。未能憶諸走吏姓名。卒要呼喚。皆滯人頤指。居常當直將卒。都有幾人。對曰。在衙當直。都有三百人。乃各令以紙一幅。大書姓名。貼在胸襟前。逐人點過。自此一閱。逮及三老。未嘗誤喚一人者。案新書作以紙各書姓名。百人呼指無誤。

柳氏舊聞。今存名次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字宏憲之子。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

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以質疑者默識之。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德裕自序。次柳氏舊聞云。太和八年。土間宰相王涯等。以故內臣力士事蹟。涯奏上元中云云。問高力士。蓋柳氏書名也。案新唐書。柳芳字仲敷。由水寧尉。直史館。肅宗

時續吳兢所次國史百三十篇。敘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徙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崖州。因從力士。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其議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改。乃攷編年法。爲唐歷四十篇。頗有異同。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今按其書已失不獲。聞。案德裕自序云。涯等奉詔。召芳孫瑒詢事。瑒對某祖考前從力士。或奇怪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亡失不獲。德裕之父。與芳子吏部郎中冕。案柳宗元先友記。柳登。柳冕。自其父方。與冕元初俱爲尙書郎。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乃編此爲次。柳氏舊聞。凡一十七篇。以備史官之說也。案書藝文志。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一卷。後鄭處晦。以嚴字魯瞻。懿宗咸通時入相。杜尙書悒。邠公之弟。悒咸通中泗州刺史。官宗以後。近代宰相堂判俊贍。無及路公巖者。咸通時入相。懿宗

州爲龐助所闢。以孤城保全於巨賊之中。高錫望牧滁州。嬰城固守而死。巖判崔雍狀。後引二子以證其事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悒孤城獲全。尋加殊獎。

杜邠公悒。暮年耽於燕會。案緇珠集作遊宴。悒字永裕。太保佑之孫。懿宗朝太傅。封邠國公。其獄市獲來蘇。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案緇珠集。此下有無才三字。開御製。因習來蘇隊舞以迎候。邠公悅之。則邠公不應悅。緇珠集作銜是也。否。則邠公當作崔。公自廣陵致仕東洛。揚州軍將。因入奏經洛中。以故吏參焉。公問曰。來蘇健否。軍將不敢對。公曰。傅希才也。對曰。健也。亦無才字。則此二字皆衍文。

故事。南曹郎既聞除目。如偶然忽變。改授他人。縱未領命。亦不復還省矣。南海端揆。爲主客員外時。謂劉詳後。有除翰林學士之命。既還省。吏忽報除目下。員外徐彥若。除翰林學士。端揆以己未承旨。乃駕而將

詳後。有除翰林學士之命。既還省。吏忽報除目下。員外徐彥若。除翰林學士。端揆以己未承旨。乃駕而將

復治故廳至省省門子前曰員外已受報出省不可更入南曹例舉不敢避遂退彥若公相之子能馳譽清顯中尉楊復恭善之故能變致中授耳新書彥若爲太子太保商之子傳

令狐公綯文公之子也

文公名楚封彭陽郡公綯字子直累官檢校司徒平章事封涼國公

宣宗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親

握庶政之後即詔諸郡刺史秩滿不得赴別郡須歸闕朝對後方許之任綯以隨房鄰州許其便即之任

上覽謝表因問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緣地近授守庶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二千石多因循官業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親問所施設理道優劣國家將在明行升黜以蘇我赤子耳德音即行豈

又踰越宰相可謂有權綯嘗以過承恩顧故擅移授及聞上言時方嚴凝而流汗浹洽重裘皆透

令狐補闕瀆與中書舍人澄

案新唐書令狐綯傳綯三子瀆、渙、渙終中書舍人又藝文志令狐澄貞陵遺事一卷注綯子也乾符中書舍人蓋渙一名澄

皆有才藻令狐

之文彩世有稱焉自楚及澄三代皆擅美於紫微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登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爲從事清瘦明白猶若鸞鷟古之所謂玉而冠者不安

也宣和書譜澹之子官至吏部侍郎

先是中朝流品相率爲朋甲以名德清重之最者爲其首咸通之際

推李公都爲大龍甲頭

新唐書無此字

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澹親昆仲也新書涓少師璠之子渭河中節度使璠之子則涓從兄弟也澹即

預於品目以涓之俊逸目爲龔率不許齒焉多方敬接冀時睚附而甲中之士恭默莫肯應對避之如螫

整焉

崔起居雍甲族之子

雍字順中禮部尚書戎之子

少高令聞舉進士擢第之後藹然清名喧於時與鄭顥同爲流品所

重。顧太傅嗣之子。宣宗時尚萬壽公主。恩寵無比。終禮部尚書。河南尹。舉子公車得遊歷其門館者。則登第必然矣。時人相語爲崔、鄭、世界。雖古之龍門莫之加也。

故池州李常侍寬。桂林大父。即常侍之兄。同營別墅於金陵。甲第之盛冠於邑下。人皆號爲土牆李家宅。宣宗嘗親試神童李穀於便殿。穀年數歲。慧聰詳敏。對問機悟。上甚悅之。因賜解褐。官絹二匹。香一合子。以彰異渥。上之儉德皆此類也。

宣宗臨御逾於一紀。而憂勤之道始終一致。但天下雖寧。水旱間有大中之間。越、洪、潭、青、廣等道數梗。以上之恭儉明德。始無異心。方隅諸將雖失統馭。而恩詔慰撫。不日安輯。輿論謂上爲小太宗。

王尙書式。僕射起之子。

起字舉之。式其次子。

朝廷儒宗最見重於武宗。常自譽於上曰。讀書則五行皆下。爲文則七

步成章。而式頗有武幹。善用兵。累總戎平裘甫。

新書作仇甫。

等。溫璋失利於徐州。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

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焉。駐軍境外。優游緩進。徐州將士王智興矯矯難制。其銀刀教都子父軍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衙。皆露刃立於兩廊夾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之間。一夫號呼。衆卒率和。節使多儒素儒怯。聞亂則後門逃遁。而獲免焉。如是殆有年矣。暨開式到近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夜衣坐胡牀。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案新書。事在咸通三年。崔魏公鎮淮海九載。法令一設。無復更改。出入嚴整。未嘗輕易。儀注常列引馬軍將。少亦不下二百蹄。民康物阜。軍府晏然。天祐末。故老猶存。喜論其餘愛。或戲之爲九年老。

崔雍爲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悖亂。賊兵攻和。雍棄城奔浙右。爲路巖所構。竟坐此見害。新書。勛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勞以牛酒。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傳其罪。賜死宣州。雍與兄朗。序。福。昆仲八人。皆升籍進士。列甲乙科。嘗號爲點頭崔家。始雍之擢第也。其伯父昆仲率賀會飲中堂。既醉而寢。忽夢遊歷於公署間。有綠衣者。命坐於廳事中。設酒饌甚備。既而醉飽。不敢承命。其人堅請不已。雍乃請曰。願以此肉召從人書之。綠衣曰。不可。須先輩自盡。既寤甚惡之。及和州失律。投於連師。裴公瓌奏之。銷糜於思過院。雍憂悲且悶。乃召獄直軍將話其事。不日勅至。果如夢焉。

初周侍中寶之在軍。困於芻粟之備。有僕忘其姓名。恆力負至。不令有乏。如是綿歷星紀。未嘗辭倦。及其達也。舉之隸諸衛。使主廐廄。以謹厚尤見委任。既卒數年矣。或一夕夢來報馬料盡。公甲午生。甚惡之。遂病。店而夢。李景讓字後已。尙書少孤貧。夫人某氏。性嚴重明斷。孫釐唐紀。母鄭早寡。治家嚴。諸子皆自教之。近代貴族母氏之賢。無及之也。孀居東洛。諸子尙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牆夜坍墮。童僕脩築。次忽見一糟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上。太夫人聞之。誠童僕曰。切未得輒取。候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酌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祿。猶爲身災。士君子所慎者。非義之得也。吾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資吾門。此未敢覲。乃令函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字德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幃。說郭作皆。封泥之。權其糾劾也。以上見說郭。從說郭校。案紺珠集。作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糾彈也。其摘目亦曰泥樓。然終

以強毅爲時所忌。舊俗除亞相者，百日內若別有人登庸。

紺珠集作大拜。

謂之辱臺。

新書作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

而景

讓未十旬，蔣公伸入相。景讓除西川節度，赴任不踰年，乃請老歸於洛下，終身不復再起。太夫人孀居之

歲，才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言動以禮。雖及宦達之後，稍怠於辭旨，則槩楚無捨。先是景

讓除浙西節度使。

新書作觀察使。

已而忽問曰：「取何日進發？」偶然忘思慮，便云：「擬取某日。」太夫人曰：「若此日，吾或

有事，去未得如何？」景讓惶懼，方悟失對。太夫人曰：「官職貴達，不用老母得也。」命童僕折去巾綬，撻於堂下。

景讓時已斑白，而高堂嚴厲，常若履冰。縉紳之流，健羨莫及。其後在浙西日，左都押衙因應對乖禮，怒撻

而斃之。既而三軍洶洶，將致翻城。太夫人乃候其受衙之際，出坐廳中，叱景讓立於階下曰：「天子以方岳

命汝鎮撫，安得輕弄刑政，苟致一方非寧？」

新書作一夫不唯上負聖君，而令垂暮老母銜羞而死，且使老婦

何面目見汝先大夫於地下？言切語正，左右感咽。乃命坐於庭中，將撻其背。賓僚將校畢至，拜泣乞之。移

時不許。大將以下，嗚咽感謝之。於是軍伍帖然，無復異議矣。景議累舉不捷，太夫人聞其點額，即答其兄

中表皆勸，如是累歲，連受庭責，終不薦託。親知切請之，則曰：「朝廷知是李景讓弟，非是冒取一名者，自合

放及第耳。既而宰相果謂春官，今年李景莊須放及第，可憫那老兄一年遭一頓杖，是歲景莊登第矣。」

語林：景莊宅於楊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屈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教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憫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李趙公紳再鎮廣陵。

紳字公重，武宗朝相，封趙國公。其再鎮廣陵，在武宗四年。

甯修

紺珠集作鄭修。

猶慕江淮，修永貞二年，相公權德輿門

生，洎武宗朝，蹶四十載。趙國雖事威嚴，而亦以慘宿老敬之。慘列筵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既而出家樂侑

之。伶人趙萬金前獻口號以譏之曰。紺珠集作舞者。年者伶人孫子多。獻口號曰。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經武。舊字。元作繼。兼

元作又。今從紺珠集。昔日曾聞阿婆舞。紺珠集作昔人。舊聞阿婆舞。如今親見阿婆舞。趙公慨然久之。

杜家權以廟堂出鎮浙西。審機字殷衡。懿宗朝以門下侍郎。出爲鎮海軍節度。清重恭寬。雖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苑最久。常侍從

親密。性習慣厚故也。在任三載。自上任坐於東廳。泊於罷去。未嘗他處。雖重臣經歷。亦不踰中門。雍容之

度。丹青莫及。時郭公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公。審權人謂之小杜相公也。新書作小杜公。

王尚書式。初爲京兆少尹。案新書但言。以殿中侍御史。出爲江陵少尹。不言京兆。好縱情酣飲。京師號爲王鄧子。性復放率。不拘小節。

長安坊巷中。有欄街鋪。設中夜樂神。遲明未已。式因過之。駐馬寓目。舞者喜賀主人。持杯跪於馬前曰。主

人多福。感得達官來。顧味稍美。敢拜壽觴。式笑取而飲。媿領而去。行百餘步。乃回轡復謂之曰。向者酒甚

不惡。可更一杯。復據鞍引滿巨鍾而去。其放率多如此。

高燕公駢。案駢字千。雲南之功。聞於四海。晚節妖亂。嗤笑婢子之口。嗚呼。怒隣不義。幸災不仁。亡不旋踵。已

則甚之。雖自取也。然若有天道。豈不足以垂戒乎。

周侍中寶。與高中令駢。起家神策打毬軍將。新書寶字上柱。會昌時。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以善擊毬。俱備軍將。而擊拂之妙。天下知名。李

相國公頤。鹽鐵在江南。駐泊潤州。萬花樓觀春。時酒樂方作。乃使人傳語曰。在京國久聞相公盛名。如何

得一見。寶乃輒輟樂命馬。不換公服。馳驟於綵場中。都憑城樓下瞰。見其懷挾星彈。揮擊應手。稱歎者久

周侍中寶初在軍中。性強毅。闔官之門莫肯折節。逮將中年。猶處下位。或自憤排。獨以領毯子供奉者。前後凡三十六度。遂挂聖恩。遷金吾第二番將軍。尋遷對御仗第一籌。喪其一目。新書。武宗時。擢金吾將軍。以總喪一日。授涇原

節度。移鎮浙東。與燕公對境。高駢在軍中時。以兄呼寶。及摠元戎。意遂輕少。兼以對境微覺憎愛。日尋漸積爲仇讎矣。韓濬端公大中二年。封僕射。敖門生也。與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問宛陵。請藩爲副使。時幕府諸從事率多後進子弟。以藩年齒高暮。凡遊從觀會。莫肯從狎。藩不平之一日。諸郎府移廚看花。而藩爲之幕長。方盛服廳中。俟其來報。移時莫之召。藩乃入謁。瑄見藩至。甚訝其不赴會。藩便言不知。瑄乃與藩攜手往焉。既至。彼瑄則讓其失禮於首廳。賓從初端揖。瑄聽俄而判官孔振裘攘袂厲聲曰。韓三十五老大漢。同同年。竟得一副使。而更學鬪唇合舌。瑄掀髯而起。饌席遂散。

李瞻王祝繼牧常州。皆以名重朝廷。於本郡道不修志郡禮。初李給事多不順從廉使。猶剛正於可否。其王給事則強復爲己任。周侍中寶皆隱忍之。瞻罷秩退隱茅山。則免黃巢之難。祝剛訐北土。遂罹王拱之害。新書。王拱重鑒子。李祝故常州刺史。避亂江湖。帝聞其剛鯁。以結事中召。遂出陝。瑄厚禮之。祝不爲意。乃道吏就道殺之。以金華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誠不謬乎。

生附子之毒能殺人。人固知之矣。而醫工或勸人服者。惟生黑豆和合。可以紓患。句曲茅山出烏頭。道流水煮爲丸。餉遺知聞。愚類見服者。踰月而後毒作。則痰吐昏迷。亟療方止。愚外表老丈中。與韓端公是舅甥者云。目見藩自宣州罷職。退居於鍾山愛敬寺。忽有道流勸服補益藥。以生附子數兩。以硫黃爲丸。藩服之數月。乃方似覺有力。常日數服。忽一日鼻出鮮血。頃之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齊流血。莫可制之。藩

身貌瓌偉。既疲委頓。簟席流液。須臾侍疾骨肉。鞢鞢皆如緋染。自辰及巳午。唯皮骨存焉。洗澤莫及。但以血肉舉骨就木而已。金華子曰。吁。不知附子之毒。遽若此之甚也。豈韓公運數會於此也。禮曰。醫不三世。不報其藥。以斯而言。可以明君子進藥之密也。夫肉麪養身之恆物也。冷暖苟差。猶能災人。而況金石靈草乎。蘊粹精之神明。倘非九轉之製。孰可輕脫駕馭乎。處天地間。飛動微物。盡能顧惜身命。況於達明之士也。何乃苟利縱欲。劫掠爲功。由役兵火。自貽不戢之禍。冀無自焚也。不亦遠乎。

王昭輔嘗話。故鍾陵平江西時。見一王處士善筮。自云授易於至人。纖巨如見。鍾陵幕中有楊推官。常因休暇。會同人小飲。時賓客未齊。閒且於小廳奕棋。握槊以佇俱至。俄而主人忽南面瞪目。神色沮喪。遽歸堂前。使人傳語賓客。託以不安。且罷此會。於是賓客皆散。昭輔方舉進士。亦在坐中。使人獨命入。謂曰。聞秀才與王處士有宗盟分。今欲奉淹。持一金往請卜一卦可乎。王遂函金往過之。既布卦曰。卦甚異。可速報之。冤家亟來索。七日當至。宜決行計。問宜禱懷乎。曰。至冤得請於天。詎可改乎。昭輔復命。時楊方危坐。以俟其返。既聞所筮。乃曰。斯人信名卜矣。問昭輔曰。向來覺辭色改常否。曰。衆皆視之。楊乃自述十五年。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揚宰。有弟收拾一風聲婦人爲歌姬。在舍。案裴廷裕東觀奏記。駱馬劉異上安平公主。爲誰。主曰。劉郎聲言人。自注云。俗呼如此。然則風聲婦人。亦聲言人之類也。一旦方治晨妝。爲諸女姊驕族來惱。其嫂甚怒。逼逐之。出於中門。其日某人府遇放衙歸早。忽見不衣帶獨在中門外。疑忌其素非廉人。時弟又不在。大怒之。責其點污家風。違索杖背害之。二十家人急以藥物臨灌之。沈悶不甦。經中夕而死。爾後絕無影響。適來忽見臨履。自南

廊縱步而前。刻期曰：我上訴於天，已得伸雪。七日內當來取爾命矣。此固無可奈何。然驗王生之卜，於前事不誣。果七日而卒。

杜紫微牧位終中書舍人。

牧字牧之，爲潤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自作墓誌云：生平好讀書，爲人亦不出人。曹公曰：

吾讀兵書戰策，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可爲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矣。典吳

與曰：夢人告之曰：爾位當至郎中，復問其次，曰：禮部。再問曰：中書舍人終於典郡耳。又夜寢不寐，有人即

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過隙也。

新書：俄而炊飯，故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案誌文詳見樂川文集。

逾月而卒。細水集作本幾卒。臨終留詩，誨其二子曹師、原注：晦辭。掇掇、原注：德祥。等云：萬物有好醜，各以姿狀論。唯人則不

爾，不學與學論。學非採其花，要自挾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妄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

此期，以慶吾門。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朝爲禮部侍郎，知貢舉，甚有聲望。

杜晦辭，牧之子。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於朱方。

元正西方，從說郭氏。

今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

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命，退隱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

相國鎮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方始應召。狂於美色，有父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

守。晦辭於祖席，忽顧營妓朱娘言別，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婦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聲

元作

軍隨而遣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衣，便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履元作而

迎之，其喜於適，頗也如是。